

二  
知  
軒  
文  
存

二知軒文存卷二十

定遠方濬頤子箴

儀董軒記

揚州題襟館之名震於大江南北亂後葺治之已非復舊觀館之東爲景賢樓樓後少右爲董子祠祠北則董子井在焉隙地甚廣榛蕪瓦礫覩之惻然同治己巳暮春濬頤由粵東抵邦上適運署工作方興竊思此地爲江都故宅顧名思義當於題襟館外另闢一區以表醇儒高躅焉乃召工匠祠之北建屋五楹竊以曲廊井之東建屋九楹又於井之西浚池

畚土築高阜於九楹之南稍稍種竹樹焉工未畢而予有嶺南之役庚午二月倣裝度嶺十月始返園中之竹則已半枯矣趣園丁補種之忽忽又逾三稔今年春將於肥濱築屋作歸老計因念後圃未完恐爲來者所訾議乃重加相度五楹者已作書室無可更張其九楹者東西南三面皆敞軒簷故太淺不避風雨加廡焉以障之西軒爲夕照所侵不如東軒本三楹也釐而爲五乃以曲勝軒北如術拓其地亦爲三楹東軒宜夏顏曰待月謔北軒宜冬顏曰小吟窩而南軒則面山環樹空曠幽雅特以儀董名之千百載後猶令人起景行

之慕以視題襟茂如也西軒不名以爲奴子烹茶洗研之所  
遂湮井而翼以亭於東南隅別穿一井以資澆灌舉向之榛  
蕪瓦礫悉芟夷而剗削之軒以外桐桂桃杏之屬各十餘樹  
竹數百竿其尤勝者一松塔一槐龍夭矯獨異乎羣木而金  
絲柳搖曳其間蘸雨籠烟別有野趣柳林之側紅白梅十五  
株花時爛漫可愛因起團蕉編茆覆之額以香雪軒之前編  
矮籬爲花徑雜蒔鳳仙雞冠雁來紅爛熳奪目豔過春陽軒  
之兩傍則架高籬種瓜豆壺盧忍冬薔薇以引蔓其上今夏  
多雨顧盼卽成翠帷乃招二三知己排日作消夏之會有客

軒渠告余曰邗上園亭多矣類皆誇多鬪靡疊牀架屋壘山  
鑿沼畫棟雕甍侈華麗之觀少疏宕之致費鉅萬白鏹以經  
營一臺一榭倏遭寇劫頓長蓬蒿試問年時存者尙有幾耶  
曷若茲軒結構玲瓏而不傷於綺點綴蒙密而不病其繁使  
君之工於位置洵乎超前軼後已予曰唯唯否否濬頤之築  
此軒也誠以辨天人明義利江都爲千古醕儒掌牢盆者朝  
斯夕斯咸宜奉爲典型毋得囿於塵俗亦猶重修平山谷林  
二堂俾後人毋忘兩文忠之文章政事耳豈得謂之騁游觀  
耽逸豫云爾哉客退遂濡筆而爲之記

榆庭問字圖記

先大夫官吳興太守時濬頤甫五齡隨之任所次年入塾讀書猶記郡齋有老桂一株香聞滿室倪先生教作擘窠大字先大夫顧而樂之至九齡先大夫罷郡濬頤奉母還鄉先大夫命讀書於撫松草堂戊子之秋先大夫西域賜環歸里卽於草堂南楹安筆硯命八叔父及濬頤學制舉業於先叔祖采卿公而親課以詩古文辭並指示執筆之法如是凡十餘年濬頤僥倖弋科名忝入詞館每念吳興郡齋之桂冶谿草堂之松宛然猶在目前而郡齋則久燬於火草堂爲賊所擾

莫剪蒿萊學本未優宦增其拙國大負吾先人往日過庭之訓矣今觀詠華同年此圖所謂榆庭者濟頤曩在京師亦曾屢過其地迨同治壬戌詠華攜哲嗣入都濟頤則游嶺外矣不圖解后邗江獲親眉宇旣出圖索詩復屬作記竊惟周氏爲菰城望族自哲兄縵雲侍御前輩同年甲辰殿試以第二人及第嗣後賢昆仲接踵而起棣萼交輝猶子鏡芙遂於甲子乙丑聯捷成進士觀政銓曹吁何其盛也然非詠華之善教其子鏡芙之克顯其親亦烏能三年有成若斯之速歟美哉榆庭賴君家喬梓得傳爲春明勝蹟歌詠勿衰益令我思

郡齋之桂草堂之松不置也

蘭州冰橋記

黃河無橋也獨蘭州有之在北門外長幾及里許蓋浮橋也  
卽船也世稱爲天下第一誠哉其寡二少雙也德研香曰子  
知浮橋乎亦知更有冰橋歟浮橋設於春夏秋之交以濟行  
旅冬則代以冰橋予呀然曰冰安得成橋耶研香曰當水澤  
腹堅之時江海汪洋浩瀚絕無凍結成冰之日其他則支流  
汭港斷溜凝澌在在皆然風雪漫天舟楫中阻若京師城河  
之有冰牀子所見也皋蘭地苦寒每直嚴冬河之上下游皆

有冰也孰則驅之至此屹然不動亘若長虹有司先期戒丁役撤浮橋以待之冰橋成大府帥僚屬刑牲以禮河神焉顧有一祭而橋卽成者有數祭而橋始成者其不成也晝合而夜忽泮俟其再合官再祭之要其必成而後已上實以土可容三軌往來徒杠耶輿梁耶冰則代之橋之外流沙汨汨不見有冰是烏得不以橋名迨至立春以後東風解凍將設浮橋而冰則仍泮於夜懼傷人也予聞之瞿然以興曰異哉冰橋乎浮橋人役之而冰橋則神尸之人力所不到者神工爲之默運焉俾萬姓胥占利涉厥工甚偉宜乎爲民上者之禱

祝以盼速成也

香雪亭看梅記

後圃種梅十五樹於儀董軒東待月謔窗外梅林迤東稍南  
又築香雪亭以爲看梅之所梅固歲歲有花也種於同治己  
巳之冬而夢園主人則於庚午春有嶺南之行不得見花自  
是未申兩載率以孟春之初旬赴金陵兼至吳中歸則花時  
已過癸酉則往視儀徵浚河甲戌復渡江由金陵達吳中故  
種梅六年而未嘗見花一日花能勿笑主人之俗耶主人性  
喜花記兒時讀書於撫松草堂金陵賣花人至必市一二本

植於盆中以供清玩迨至官京師則有天甯寺僧送花居嶺南九年韶州花少廣州之西園則無日無花主人樂之及來揚州飽看江園何園之花不一二年江園主人歸矣何園主人死矣獨後圃之梅長伴主人而主人負梅不能於花時一賞之今年正月天屢雪主人又以事不得渡江寶米齋中有盆梅四唐花開後彼乃舒紅綻綠霏香吐韻朝夕相對弗忍離也二月朔之夕林綬卿都轉偕謝夢漁給諫來齋中縱談至二鼓夢漁告主人曰昨至梅花嶺看梅爛漫可愛因招綬卿往綬卿卻之主人則爲之心動春寒久不到後圃恐又負

花矣枕上念之不置晨起披衣往觀之則十五樹之花全身皆放徙倚亭外吟興勃然顧以梅花詩不易作輒復中止而主人今歲始見後圃之花則固不可不濡毫爲之記也

蜀山草堂記

廬州之西南七十里爲大瀟山迤北五十里爲小蜀山折而之東又二十里窿然凸起者則爲大蜀山形家稱之曰少祖其山東視象木西視象金南視象火北視象水中央視之乃象土一山而五行具備蓋扶輿磅礴所鍾以爲平梁之鎮也已巳孟春予由嶺南歸抵廬州有事於西郊過大蜀山下諦

視之果如形家言王謙齋告予曰往者山中竹樹交蔭干霄蔽日桃杏叢生霏風馥雨吾家思齡通政曾築西園於山之麓時移代易三徑荒蕪顧所謂螺髻黛鬟則依然無恙也自粵寇之亂斧斤肆虐而於是蜀山童矣予曰不然山雖童人可以使之不童因有買山之志及來揚州日對蜀岡思我蜀山辛未夏蟻叟至浼其書蜀山草堂額叟曰園成乎曰未也壬申重起平山谷林二堂適得芷春三弟書爲予買地於蜀山之陽南北徑一里而強東西袤數十丈其上則界開福寺舊址有泉濺濺非爨之蛟洞也予喜曰蜀岡旣復舊觀矣其

將歸治蜀山乎因屬芷春先爲種松種松三年招芷春來揚  
州詢之曰已有萬松予曰城中新築之屋隙地甚隘不足以  
縱吾目也弟盍爲營草堂於萬松之內以茅爲檐以土爲壁  
仿儀董軒拓十數楹規制相同而樸陋過之予將葛巾野服  
辭蜀岡返蜀山爲種松老圃課子若孫以耕以讀日嘯傲於  
濤聲雲影間較之王家小輞川不更空曠幽靜耶夢園在予  
夢中幻而非真有草堂以處夢園則卽今無夢亦自有園今  
而後夢園之園庶乎真而非幻矣

蝨隱園記

蝸有國蠶有衙蚊睫有巢蠅須有館隨在皆可以容身也奚必廣宮大囿安室利處哉天之視人如蟻蝨然商鞅號官曰蝨阮籍大人先生傳比之蝨處禪中盧仝詩則曰地下蟻蝨臣乾坤至大六合至廣人蝨其間既可以官亦奚不可以隱吾謙齋不官而隱者有年已其印章則曰虬隱予不解虬之何以隱也意謂必蝨之誤因以蝨隱稱之謙齋喜甚遂以入詩記予初識謙齋其家有遺園園有卷石山房予曾下榻其中無何而園罹於兵予再至園則巋然獨存卷石予曰子將安隱乎抑遷居於逍遙津而以魚蝦爲侶鷗鷺爲朋乎謙齋

曰小人有母不敢離左右也別墅委於荆榛成之尙需時日姑先葺吾蝨隱之園乎乙亥之春謙齋以書抵予曰園成矣盍爲之記未知今日之園仍如曩日之遺園否其山房規制玲瓏幽邃更勝於前否以謙齋之心思才力百倍於人顧不官而隱予決其必爲吉宅也必得繩墨也且信其不爲物遷必有恆德也况捫蝨爲君家故事予宿山房時終夜不勝其擾明發襪被而行次日至廬江章館香姻丈家夜啟被視之則蠕蠕者以百數十計竊訝予旣非回亦非跖何以見賞於丹鴻氏若此二十年來罕向謙齋道及於園之成也就蝨言

蝨正不必爲謙齋諱也矧予久厭蝨官方將偕隱入子之園相與抵掌辯論學東坡少年質疑佛印和尚冷淘耶飢飢耶大嚼而歸又足以果佛子之腹也已

大尖山記

中幹黃龍至鳳陽分支而出層巒疊嶂迴環繚繞由北之西巍然聳峙者是爲大尖山先伯曾祖耐齋公墓在焉墓後五墩羅列若聯珠然墓之左右崖岫匝匝若屏障然墓之前二里許三峰迤邐若走馬然山以泉勝其源甚遠自元武右旋經莫耶山麓東流凡九曲匯於珍珠澗轉而西流入冶谿墓

田一千二百畝墓之西築別墅一家廟一引泉達於階下  
璫若琴筑然山花春夏盛開斑斑若錦繡然山鳥喧鳴朝朝  
暮暮間以蛙鼓蚓笛蟬琴泠泠然嫋嫋然若八音之繁會又  
有長松十數萬株雜以楸榆槐杉梧桐篁篠之屬獵獵然碎  
碎然風聲與濤聲相爲鼓盪而泉聲應之天籟地籟合而爲  
一予每展墓宿山中雖目眩耳震彌覺心曠神怡也其尤勝  
者叢桂成林綠雲如蓋當金粟綻秋時香聞數里策蹇抵谷  
口卽令人狂喜加鞭馳驟直前芷春爲予道之惜予獨未於  
秋日展墓云曾幾何時粵匪南下土寇乘機竊發焚掠一空

山中生意盡矣詢之芷春猶幸丙穴無恙而所謂別墅家廟  
悉成煨燼宰木蕩然蓬蒿塞路磽确之田罷耕已久言次相  
對歛歔然自予思之山川靈淑之氣視乎地脈盛衰之機與  
爲消長孰謂其剝而不復哉耐齋公當日擅青烏術卜此佳  
城吾知積厚流光綿延勿替固有可操券以決者烽烟劫過  
磅礴依然予故濡筆記之以爲茲山生色也

三宿焦山記

予之遊焦山也有一宿者有再宿者有至而卽行者有不期  
而遇者遊必有詩六年之中僅三四遊而琳宮紺宇樹色嵐

光朝烟夕霏江聲帆影時懸於心目間而拋之不去甚哉山  
水之移人也約看玉蘭不果約看紅葉不果約啖枇杷又不  
果身爲官縛揚州距茲山才五十餘里而竟弗獲時時登陟  
眺覽我負焦山耶焦山負我耶今年二月往吳中過山下不  
得蟻舟歸而由潤州渡江則望之逾遠忽忽將夏自分待月  
諺長爲奕隱奚敢作遊山之想哉顧不期遊而遊非獨遊非  
同遊非有約而遊而乃暢游而乃久遊而乃至於三宿也三  
月二十七日聞制府劉峴莊中丞將由滬上抵揚州往迓之  
日午達瓜洲則吳朝傑軍門已遣使者至云軍門與沈彥徵

師竹庵兩觀察皆在山中相候予遲徐仁山觀察不至無何楊子穆觀察叫號登舟蓋今歲甫相見談刺刺不休忽有人傳制府乘輪船已泊象山矣予遂不及待仁山拏舟前進出瓜洲口江上無風波平如鏡搖舫順流而下迂遲可喜遙睇兩山之間絕無旌旆訛言趣我遊山豈惟不惡亦殊解事也人自然庵不見一客詢六淨則曰登吸江樓未返予腰脚甚罷姑坐啜茗少選芥航來竹庵來彥徵朝傑亦來將詣定慧寺而子穆仁山踵至遂相與過人勝坊萬綠蒼茫雲陰低罨殷空梵唄正啟道場問之芥航則曰傳戒之期優婆夷優婆

塞七晝夜宣佛號不息乃摩頂受戒予心閱其愚何以勤且  
博若是出家在家不如在家出家也以語芥航笑而不答向  
夕彥徵爲東道主飯後聽子穆與朝傑喧轟辨論三鼓甫就  
枕天有朦光卽呼奴子起徘徊院中瞥見峩峩高松之上有  
花灼灼則薔薇也道旁楓樹扶疏過屋而枝柯三五糾結若  
太湖石之玲瓏中空可容一斗予指示諸同人曰此連理楓  
惜乎生非其地無人詠之芥航爲設清齋予與心泉奕過松  
寥閣又與漱波奕皆受九子竹庵與朝傑具午餐而制府仍  
不見至復與漱波之再傳弟子秀東奕始頗輕之屢爲所困

少年佼佼得之雛僧噫異矣俗所謂四手棋者殆無以過之  
儻持精進幢鼓勇而前又烏能限其所至耶二十九日早起  
偕芥航迤東而行越海西庵觀礮臺工尙未竣遊水晶庵憇  
於曉清堂迴憶往者大雷雨之夕向松盟和尚乞研作歌依  
依如前日事客猶是客而僧則非是僧已激波餉伊蒲饌則  
精於芥航飽嚼山櫻諸柘齒頰皆香老饕腹果而守象山之  
萬軍門復觴我於松寥閣至日晡輪船杳無消息展杯再戰  
黃昏時小步定慧寺前風浪大作衣棉猶有寒意亟返自然  
庵燒燭呼秀東奕仁山亦與之角無不負者此三日中擺脫

塵俗心曠神怡惟冀制府不來遂我勾留之願子穆徑回瓜  
洲朝傑仁山屢欲移權予輒阻之彥徵竹庵口不言歸蕭然  
與我同志三宿之緣勝於桑下洵足自豪第爲同人所黜不  
暇吟哦迨四月朔制府登山直躡雙峯之巔予未得追隨終  
屬憾事旋放船至金山一遊匆匆振柁邗江冠蓋逢迎鹿鹿  
又逾旬日雨窗初霽走筆書此以傲詩社諸友曰予竟能三  
宿焦山也

正誼成仁井記

井向以董子名攷揚州府志明陸曷我

朝李昂枝皆有詩明楊士奇董子祠記曰金華何士英爲兩淮鹽運使司以遺井尙存作亭於上喬宇重遷董子祠記則云運司畢壘移祠於司治西正誼書院之前堂而不及井同治己巳濬頤由粵東量移兩淮適前運司李君元華重修司治工未畢濬頤繼之復建祠於景賢樓之右時匠者雲集汲水於井禁之不可嗣掘地得碑斷爲二而字跡完好中間題曰正誼成仁之井其左曰井董子所汲也今以節愍家屬赴義以死遂絕汲焉不可以不存其舊兆洛旣爲之記姚瑩題之曰正誼成仁之井寶山毛嶽生爲之銘銘列於右道光丁

酉六月廬江江開書予旣喜得井上之碑意李申耆先生所  
爲記文當日亦必勒石再命索之弗得迨庚午又有嶺南之  
役九閱月始歸乃得劉同年寶楠所撰勝朝殉揚錄載楊公  
時熙一作振熙浙江臨海人明季署揚州轉運使城破與其  
子諸生廷棟俱殉節楊公本朝追諡節愍據金匱亭題公畫  
像詩序云景賢樓有公畫像後遂訛爲董子像張公雲巢登  
樓瞻拜疑衣冠皆明制非漢威儀檢核史乘知爲公像屬吳  
江郭鷹爲文以祭之寶山毛生甫並爲畫贊望欣與江都凌  
曉樓同爲詩書其後錄中僅載一詩而佚其名然以碑證之

明日家屬則與節愍同死者必不止其子一人惜乎不能詳  
攷其姓氏也詢之老吏曰井宜閉不宜開開則勿利予乃悚  
然於重入廣管之不爲無因矣壬申補葺儀董軒遂湮井而  
建亭於上以碑爲垣因舊有記故於儀董軒記中畧而不書  
今又三稔李先生文卒不可得而續修府志將成因念嘉慶  
間所纂者秩官闕載而第於忠義門中書節愍之名實爲憾  
事爰表而出之以告秉筆者夫乃歎區區一井耳而大儒垂  
型於遺澤忠烈抗志於清流傳之千秋洵乎不朽哉

馬蹟山捕豕記

捕豕未之前聞聞諸譚序初太守曰今之馬蹟山卽古夫椒  
矗立太湖之中隸陽湖縣圍徑百餘里有田千頃載在圖籍  
咸豐末爲粵寇所踞同治初元官軍擊賊殲之野無居人草  
木繁茂維禽獸是宅迨流亡漸復而豕出害稼爲豨爲貍或  
羣或友奪民之食以食耕者苦之走告邑宰顓大府請緩徵  
如是者已十年歲在甲戌鈞培來守常州陽湖令以告且曰  
民患豕逐之東奔西突急則渡湖竄新塘鄉列獲阱豕能避  
之投以餒獸之藥豕亦弗嘗也民困課絀可奈何鈞培語令  
曰是可捕也天下蠢然者莫豕若豕猶縱之奚以禦寇乃白

諸上官請火器火藥彈丸若干募獵者七十餘人於光緒初元仲春守與令率之操舟而往抵山麓登其巔以觀狀如覆釜圖巒回互谿澗環繞桃柳成行松柏蒼翳濱湖皆鱗原繡壤時菜花初放香風滿野萬點黃金四面以碧琉璃浸之洵勝境也胡糟糠氏爲虐於此耶山凡九圖圖有長里有正巡檢司之則召司與長正至曰將烈而焚之耶山木民所薪也民不願焚也將以兵擊之耶慮其擾民且兵擊民不得從兵退而豕仍爲民害也豕其可盡乎是宜以兵法部勒之而仍資民力焉今太守與民約凡爾之老若幼婦若女閉戶毋出

有壯者厥明咸集敢後者罰召獵者挾火器囊藥與彈聽太守令敢違者罰乃度山爲東西兩界令曰東則趨詔獵者居澗底澗四人置一長毋敢越有豕至則擊之僉曰諾詔壯者列山岡人手一梃能火器者與之藥使虛發五人爲伍伍一長凡數百人咸止齊有愆於步者罰於是鼓之使皆譁人聲與火器聲喧轟不絕山木大震禽鳥亂飛豕乃盡駭而起遇梃與刃則下馳獵者迎擊之鮮不中乃命壯者與獵者蒐無使逸戶簡一人俾夜鳴鉦於山間勿令西者徂東越日復大集則更爲搜捕之法檄舟師長登山執旂以爲號令俾眾合

圍於山西壯者居上獵者居下靡之曰左則皆左左豕盡靡之曰右則皆右豕蓋靡有孑遺矣乃鼓勇渡湖復大蒐於新塘鄉飲至數獲則倍之壯者牝者大者小者充牣於庭大或重數千銖牝或孕十餘子頒實行賞費才五百緡山中之民咸遮道驩呼曰此太守伐也太守曰惟令之勤令曰惟民之力云予昨往吳中道毘陵聞都人士嘖嘖稱太守賢今聞太守言乃益信豕之爲害十年無有過問者太守下車之始卽殷然爲民除害不遺餘力若此其他善政之及民者度必次第舉行而罔有廢闕也已爰記之以爲凡爲二千石者勸常

之人曰馬蹟山爲迎春鄉

意園記

予曩有夢園歌因以夢園自號人問予夢園何在曰在夢中  
而人遂呼予爲夢園皆知予有夢園意園主人爲夢園友一  
日屬夢園作意園記夢園曰予之意園已落成乎曰未也園  
有圖乎曰無之園旣無圖且未落成於何記之耶意園曰迂  
哉夢園子夢中可以有園吾意中獨不可以有園乎曰請言  
子意意園曰吾意於千巖萬壑之間擇地而築因高就下以  
山爲垣墉則成之甚速事半而功倍也吾意依山作園園內

引飛泉注之或匯爲池或繚爲澗轟雷濺雪憂玉攬金庶乎  
埃盪一空迴絕塵念也吾意有樓有閣有亭有臺有詔有榭  
有堂有軒有曲房隩室有迴廊深徑而園始備也吾意屋宇  
不必崇閎塗堊不必華麗唯在結構玲瓏而又渾堅樸素方  
稱山居編茅代瓦縛竹爲籬院落空曠多留看山之處則能  
游目騁懷也吾意四時之花園中固缺一不可而梅蘭桂菊  
尤宜徧爲種藝園丁任重難於紀綱之僕當慎選其人乃有  
成效然而主人亦不得自耽暇逸也要之園在山中天然幽  
秀其勝於城市者奚止百倍而復憑吾意以經營創造隨吾

意以部署安排今日意有未盡姑俟諸他日今年意有未愜  
且待諸來年歲月優游總期滿吾之意以成吾之園則吾之  
意園與子之夢園又何異乎夢園曰子之意園與予之夢園  
至竟不同也夢園無夢則無園意園無園則有意夢少而意  
多夢幻而意真夢虛而意實夢滯而意靈予之夢園弗及子  
之意園也明甚予之園屬諸夢予不能時時有夢故夢園仍  
無園子之園蓄於意子不難時時寄意故意園常有園也今  
而後拋予夢園入子意園以徇以徃各適其適二人同心子  
儻不予拒乎意園主人爲誰曰董子策三高郵州人

激面軒記

高郵學籍以董氏爲盛董氏之興始於其三世祖德文先生  
諱璘者以會試第一人官翰林侍讀學士忤王振罷歸清風  
亮節具見明史劉球傳中先生少貧讀書至夜分不輟少倦  
則以冷水噴面復讀如故同時狀元任亨泰顏所居曰激面  
軒先生之後無大顯者然子姓繁衍皆讀書爲博士弟子代  
凡數十人得科舉者代亦數人聚族居湖上之杭家贅無以  
他業徙居者湖上董氏屋連甍達棟興圯故不常而是軒則  
自明至今垂五六百年巋然獨存諸子弟晨入塾分肄所業

日昃則晷趨蟻附羣集軒中參攷文藝至坐具不能供或徘徊立談踰時退無歡無叟蓋皆先生之遺教也策三請於予曰意園爲未成之園尙蒙記之矧茲軒祖德所基留貽勿墜者乎予曰敝居在定遠之冶谿順治八年七世祖古愚公由休甯遷居於此一再傳而入膠庠膺科第者連綿不絕所居之屋半冶谿其最著者爲先伯曾祖碧岑公之半園先大父之豫圃半園後歸先大夫自粵寇之亂室廬蕩然無存所謂園圃者但餘瓦礫而已若君家之激面軒歷劫不壞蓋由德文先生靈爽所憑信非偶也策三端品績學足繼前徽由後

觀之固與茲軒同不朽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予能無慨慕哉

水月庵記

乙亥重陽後四日朱生將歸泰興省其慈親來作別出一紙示予曰泰興城之西有蘭若曰水月庵者故乾隆間虞山僧某所建庵成恭移

仁廟所書水月禪心額懸其中庵遂以水月名庵之西有田數畝以藝菊秋日燦爛若張雲錦都人士宴集於斯菊田之南編竹爲籬其外長隄亘之綠樹葱鬱間以桃林好春三月

紅霞一片挈榼提壺者亦肩相摩踵相接也其他亭榭皆玲瓏窈窕位置得宜惜僻在下邑無人以名之者願先生以文名之俾得傳於海內嗟乎予老矣素不以文名奚足以名庵者且予未至庵一游又奚足盡庵之勝然而庵之勝朱生歷歷狀之如在目前洵乎可名則安可使庵不名不名者名之不文者文之朱生嗜予之文爲庵乞名於予予遂忘其不文而竟以文名庵兩可笑也朱生去之次日狂飈震空柳絲亂舞冒寒過董井西問園丁黃花絕無消息不審水月庵菊田之菊開否朱生歸而奉母賞菊必有詠歌予猶將拈筆和之

是爲記

小淨梅記

夢園主人於儀董軒南築高阜畚土於軒之西窪然將以爲池乃因循數年輒因費巨中止殊爲憾事不圖曲園主人有園卽有池有池且有池上屋也池上之屋非屋亦非舟曰澗是曷昉乎爾昉諸黃貞父儀部之淨梅檻載在厲樊榭湖船錄者也黃之製容六七胡牀曲圍之製則僅容兩人曷爲小之黃之澗以泛西湖曲圍之澗則以泛曲池湖寬而池隘故不得不小之主人主講詁經精舍嘗作湖上游欲棄舟而澗

有造浮梅檻議顧議不果成今乃成於曲園張之以詩寄示  
夢園夢園讀其詩分明如畫恨不買舟渡江直抵吳會造春  
在堂欵曲園之扉相羊乎池上夢園老矣輒夢夢焉爲宦海  
之浮日漂泊於驚濤怒瀧之中而不知所止夫豈若曲園小  
浮梅之浮無風無浪直如平地耶浮世之內罔不浮者與世  
浮沈君子恥之曲園固君子哉篇終念及天南浮海客大有  
招隱之意吾知補帆侍郎未始不思舍勞就逸以彼易此也  
浮與浮同乎否乎大浮危於小浮小浮安於大浮是之謂不  
浮浮是之謂浮不浮不浮則良東北有宦主人善治經其殆

深於易歟不曰萍不曰梗而曰梅詩中所述移春之檻貫月之槎儼然納芥子於須彌雖坳堂作江海觀也可曲園小之夢園方以爲大也

文登雪災記

三白爲豐年之兆烏得以言災于漢卿曰有之曩聞先叔父言道光辛丑正月二十六日晨起天無纖雲日色甚黃須臾隱隱作雷聲自遠而近旬旬鏗鞳如千軍萬馬奔馳而來又如狂風捲濤江海騰沸時偕一僕居室內口噤色沮茫然不解其故久之恍惚阿香推車至天中其聲更厲窗紙照耀晶

瑩洞見毛髮轟轟然淵淵然蓬蓬然勃勃然天旋地轉眾竅  
怒號雖翻盆之雨乏其猛雖迷空之霧讓其雄約片刻許啟  
戶戶不能啟諦視之則雪山峩峩高出於屋檐之上噫異哉  
冷瓊飛絮自天而降愈積愈厚竟一晝夜平地雪深三尺時  
或有之茲則龍宮奉上帝詔盡載瀛洲玉塵傾倒於下界殆  
不可以斛計矣因呼僕覓鋤掘成一竇偃偻而出大地竟成  
銀海目眩神悚四無人蹤三日後始有行者嘖嘖皆以雪災  
告曰某村人畜牛馬皆死某村死者過半獨高村爲四大村  
之一是日鄉民酬神演劇觀者如堵梨園子弟袍笏鏊塗

脂傅粉或爲英雄或爲兒女子狀皆僵立不動其觀劇者男則以手抱柱婦則以背倚柱而死蓋不知凡幾也城中雪小於四郊幸不爲災夢園子喟然曰風有災雨有災冰雹有災災之常也雪而有災災之變也詩人所不及戰天公所不欲戲粵犬所不得吠老麋所不敢祈十二萬年若此番之雪書於史冊者吾未之前聞也漢卿山東文登縣人

蜀中四井記

物之待人而生者有時不待人而生其生也地生之一如乎人之生之也井曷爲有四曰鹽曰火曰油曰酒鹽井深數十

丈或百十丈蟠其腹隘其口井之上施木爲闌汲水載以牛車熬之成鹽亦有以日曝之者井或滲漏汲之涓滴不可得則有井師伏於井口側耳諦聽卽知其患處團石灰爲丸以長竹篙銜之投井中彌罅隙涌溢如故井師治井歲獲數千金真絕技也火井者式與鹽井同深稍殺井口晝夜燄燄不息有光若螢取之者等乎以酒取火也井或與鹽井密邇置鏡其上熬鹽至使所最奇者以巨竹通其節爲棧置井口引火入室承之以爐且助烹飪昏代燈檠兼可引入鄰家比戶以竹規遞引一村雖千萬家賴之薪傳勿絕凡家有火井者

按火斂貲豐過田租以永無惡歲也并火然物頃刻灰燼而  
竹規則日日引之不見有焦灼痕噫異矣油井者井口較寬  
深不及數丈油色潔白醲醲似酒然燈甚明且無烟煤味微  
苦不堪食食則人輒嘔泄惟以之塗瘍立瘥亦可寶也酒井  
者類乎油井色則鵝黃味同越釀相傳某媪家有酒井甘且  
旨座上客常滿家日以裕有仙人來飲笑問媪曰天賜此井  
汝子孫世世享其利心中樂否媪愀然曰樂則樂矣第惜有  
酒無糟仙人歎曰世人得隴望蜀谿壑終不能填如媪所言  
洵貪得無厭矣乃搗土撒井中酒化爲水而他井亦如之至

今蜀中僅有三井云許叔平曩入蜀親睹三井酒井則得之  
傳聞亦不誣夢園曰鹽井火井見諸記載他處亦有之非蜀  
所獨也油井酒井則蜀以外無有焉仙人惡媼之貪又廢其  
一予以爲非惡媼貪殆恐眾人皆醉也

天甯寺禪室秋色記

儀董軒外夏秋之交徧地皆老少年漢宮秋雁來紅與鳳仙  
雞冠爲伍掩映於桐陰竹徑柳下籬根爛若雲錦白髮詩翁  
顧而樂之今年暘雨愆期夏初旣遲生三伏日爲驕陽所熾  
葉傷於蟲入秋以後天漿甫潤垂頭弄姿大有伶俜之態豔

而不豪吟興頓輟李夢蘭告予曰天甯寺秋色甚佳曷往觀乎日者以事過之則見祇樹園中如火如荼宛然石家金谷景象不意四大皆空之地頓開色界真修上人退院久乃於經魚粥鼓餘閒課諸弟子灌溉培護俾一莖草化爲七尺珊瑚謂色卽是空空卽是色吾不信也禪室胡爲有此耶以問真修真修粲然合掌曰公言太謔因留餉伊蒲予亦依依不忍去候友梅竹庵至相與凭闌玩賞目炫神移語真修曰是皆雁來紅也儻再攬以老少年漢宮秋轉綠迴黃爛斑璀璨施五色步障普蔭大千世界俾眾生歡喜期諸來年老頭陀

其有意乎真修曰唯唯予有兩園丁皆衰老嬾於抱甕弗及  
衲子之勤卽以竹論禪室數十竿肥腴鮮翠冰雪弗改其容  
較之待月謬之瘦篠枯梢反覺以少勝多惟僧免俗草木生  
非其地遇非其人則蕉萃無色生機難暢而顧諉諸天時之  
不宜也夫天豈任其咎哉爰書之以貽真修曰吾非謔也蓋  
贊也

蜀岡登高記

予在揚州已過六重陽每欲作登高之舉輒爲人事所阻乙  
亥八月初九日招海雲上人主法淨寺海雲故居崇甯寺僧

臘六十有三工書有戒行予曾爲題其種蕉學書圖及種瓜  
圖旣挂錫蜀岡來相見問予何日登山予以重陽爲期迨初  
五日有瓜洲之役將於江上逐大府翌日東北風甚烈猛大  
府乘火輪船順流而下至瓜洲口則徑東趨予偕沈彥徵師  
竹庵兩觀察駕紅船躡其後爲翦江之行洪濤巨浪舂撞掀  
簸心摇摇若懸旌南矚浮玉不暇抵其麓東睇焦巖不克陟  
其巔危哉岌岌如萍之浮如梗之泛幸達於佛感洲畢乃事  
初七日返邗溝儻忽屆七重陽出北郭門天晴無風躋平山  
堂則齊叟玉谿先至凭闌共眺隔江諸山厯厯儼在堂下江

中帆檣隱約可辨予謂玉谿曰前日履險幾墮蛟龍之窟不  
圖今日復作茱萸會中人與老顛雄談撫掌釋氏所謂因緣  
其在斯歟無何而朱顯庭徐仁山師竹庵先後踵至詢竹庵  
則彥徵初六夜避風捨舟登陸宿竹庵處次日始返潤州有  
事勾留不能渡江一上晴空閣爲之悵然最後養志園主人  
于漢卿來予語漢卿曰久欲繼賓谷寫秋禊圖因循未果今  
獲海公主此爲棲靈古道場生色於題糕令節設伊蒲供以  
餉吾輩雖無蟹無菊而豐樂區邊歐蘇遺址欣復舊觀繼古  
人商飆館戲馬臺龍山鳳嶺以成茲雅集予思仿黃勤敏九

日登高圖浼吾皖陳種之大令爲蜀岡作圖諸君子題詠其上以貽海公藏弄青豆房俾白髮老鹽官附之不朽也漢卿曰善諸同人咸愆惠之遂泚筆而爲之記

張令君歸骨記

咸豐三年粵寇陷金陵江甯縣知縣祥符張君行澍巷戰力竭死之同治三年大兵復金陵君之從子方越自中州間關跋涉來覓君骨廉得於鳳凰山下蓋君遇害時賊昇以巨扉藁葬之也時署撫劉公邵膏與君同里又爲同年生相善也爲請於

朝於卹如例朱銘盤告予曰君前宰泰興有善政民頌其德直東南多故風鶴時警君慷慨負氣節已先有死志嘗製帛衣一裏以素帛鈐縣印數十及宰江甯亦如之方槨之得君骨也以鳳凰山僧告之掘土得敗帛朱印宛然乃益信方槨諸生敦謹如宿儒平時足不出戶乃能隻身奔走數千里卒得君骨歸葬豈非天哉予曰不難於方槨之歸骨而難於令君之能致其身不難於令君之能致其身而難於令君之先有死志以印表衣也銘盤曰小子聞先公言之故得其詳邑人戴令君惠思永其傳爲文者屢矣更乞先生箸於篇以光

忠烈予嘉張令君歸骨而悲吾弟丹陽殉難之弗獲歸骨也  
輒投筆欲獻忽忽如有所失云

義牛家記

謂人之性同乎物之性人必勃然怒謂物之性同乎人之性  
人又譁然笑怒者怒其儕人於物笑者笑其等物於人怒者  
聽之請舉義牛以塞笑者之口桐城東鄉有田舍翁慈某者  
相傳爲三國時太史慈裔翁家小康性素好善嘗赴市見里  
中某甲牽黃牯牛鬻諸屠人將事宰割翁見牛狀彘鯨心殊  
惻然問價則青蚨八貫如數予甲贖之歸牛似知感每耕作

倍於他牛一夕穿窬入室直翁睡熟牛破闌突出觸扉叫號  
翁覺而呼人穿窬賊遁不失一物翁乃特愛此牛躬自芻牧  
一日薄暮飯牛南山之陽山固險峻萬笏插天林木蒼翳腥  
風陡起一虎狂嘯而至響震崖壑翁驚踣地虎遽銜翁足曳  
之登山牛疾尾虎後以角力撞其腹虎負痛釋翁將與牛鬪  
虎性雖烈而軀幹雄偉轉側不靈牛又掉頭以角力撞虎脅  
脅洞血出虎彌憤以兩爪前撲牛肩牛則頰首就頷下以兩  
角承虎頷抵於石壁之上虎力無所施須臾氣閉目瞑牛猶  
撐拒不肯休翁遙覘之計虎弗能爲害匍匐由間道歸呼其

子率佃者數人持農器入山以鑿雷刺虎心虎兀然不動乃知其斃膽皆壯牽牛舁虎以歸牛用力過猛自是兩股恆顛翁以牛免已於難愛且憐之夏則張網爲幕以避蠅蝨冬則以茸草編絮作牛衣爲之禦寒日厚飼芻豆不使耕作而牛於農功之時自願如常服役不則竟日不食窺其意似受主人參養深以素餐爲恥者遐邇聞之皆稱歎亡何翁沒殯葬事畢牛終日臥翁墓側悲痛呻嘶牽之不起飼之不食尋斃翁子念其殉父乃瘞於翁墓之右並樹以碣題曰義牛冢云叔平曰曩往來東鄉過冢側異而詢諸父老言之甚悉是牛

之性有時同乎人之性也夫豈凡牛也哉予故亟爲表其逐  
賊之智拒虎之勇殉主之忠而斷之曰義以媿夫斯世之人  
不如物者

余將軍廟記

將軍姓余氏佚其名或曰化龍也南宋時岳忠武帥師駐柴  
墟鎮與金人戰將軍爲偏裨隸忠武麾下身先士卒死之岳  
軍獲其元葬於延令鎮卽今泰興城東門也倉卒不及瘞積  
塊爲冢久之有夜見戎服執仗行於城上者土人以爲將軍  
之靈爽所憑不可忽也遂崇其墓封而樹之水旱疫癘祈禱

輒應乃卽墓以廬塑將軍像春秋歲時祠祭焉廟東偏有小池清冽異常時若有戰浮於水面觀者錯愕皆弗敢取是蓋將軍所執以禦敵者也或曰將軍之軀沈於水故僅歸元以葬焉然乎否乎朱銘盤言方子曰忠臣義士沒而爲神者史不絕書若將軍以忠武部將捐軀報國幾淪草莽而其神赫然爲吾民福民之祀之也固宜蜀岡三峯中爲法淨寺東則功德林西則司徒廟獨廟燬於寇至今未復司徒之靈與余將軍等且載在郡志終當補葺之以佑我蒼生也

福山夾河水關記

國語書穀洛鬪弗詳其狀至唐代叢書有所謂博異志者則紀并鬪初以爲小說家言大都妄誕不經也然如道光二十三年七月十六日山左福山之夾河水鬪則養志園主人爲予言之鑿鑿焉福山縣治東西南三面繞郭皆水是謂裏夾河半里許又有一水環之是謂外夾河鬪之日陰霾晝晦冥濛微雨亡何而狂飈怒號掀空震野旬旬鞞鞞之聲起於平地河內居民扶老攜幼聯袂攘臂而呼曰怪哉兩河之水突如千尺浮圖峻嶒相向誰扶之立誰驅之涌誰使之噴薄而激射萬目環觀愕眙眙眙駭然莫知所爲閱兩時許其鬪始

息翌日聞郭內人走相告曰水自女牆倒灌入城街衢倏成  
溝澮深可沒膝邑凡十八社同日被災者十六社厯二社不  
及於水主人先忘其月日昨以書抵余則適有鄉人至能言  
月日云噫馮夷耶天吳耶抑蛟龍鯨鱈耶非江非海非湖非  
大川巨壑而胡乃有此鬪也意者天欲降災於福山而特假  
水之鬪以示儆其鬪也有神主之問諸水水不知也語諸人  
人不信也畫工所不能肖者而化工則獨顯其奇惜乎夢園  
之筆不足以狀之也

二知軒文存卷二十一

定遠方濬頤子箴

鎮江守城記

軍旅之事僉曰難戰易守吾則曰易戰難守戰而勝兵可以  
進戰而負兵猶可以退似難實易也守之密城存人與俱存  
守之疏城亡人卽與俱亡似易實難也必能守而後能戰謂  
守難於戰守則誠難乃有賢太守堅忍鎮定力保危城於十  
五年以前而居民萬口同聲至今稱道勿衰者如師竹庵觀  
察之守鎮江予習聞之每以詢竹庵竹庵愀然曰此守土官

分內事何敢言功忽忽七稔一日予以事過佛感洲適君他  
出見其案頭置一冊取閱之則當日守城記也亟攬歸竹庵  
遣人來索靳弗與適爲贈公理卿年丈撰家傳舉因濡墨記  
之曰師君榮光於咸豐戊午奉

天子命來守潤州己未七月蒞任下車之始廉得河役牖夫  
司啟閉詐取規費大爲商民之害按法嚴懲勒石河干貪風  
以息時罷漕運無庸下牖蓄水遂去其版以通行旅人尤便  
之兵燹之後城中烟戶寥寥君則勵精圖治興學校招流亡  
勸墾催耕不數月百廢具舉是年冬賊自六合竄瓜洲一江

咫尺其勢洶洶君則立募壯勇爲防守計賊知有備遂遁迨  
庚申春金陵大營兵潰賊犯金壇君則督隊往援甫解金壇  
之圍而郡城告警復星夜遄返登陴捍禦爲軍民陳說大義  
曉以利害咸泣下誓死守勿去君念城外隘環列巨礮數十  
座曩爲我軍攻踞城之賊所設者礮口皆內向茲且爲賊所  
用欲移之入城而紛紛若鳥獸散無一人應募君見事急親  
率文武僚屬驅兵民出郭躬自移礮眾皆踴躍爭先十已得  
其七八而賊歛厲集凡未移之礮則以鐵釘塞其口坎而瘞  
之脫令稍遼緩焉則礮爲賊用我於山頭擊賊者悉授賊以

擊我矣非君有過人之智烏能倉卒應變轉危爲安歟亡何自金陵至吳中郡縣村鎮皆陷於賊惟鎮江與金壇兩彈丸之區尙爲乾淨土賊併力以圖鎮江迄於歲暮凡圍攻五次皆敗走城中飢軍斷餉嗷嗷荷戈君百計屏當至典衣服質簪珥以供兵食所賴郡人賈於江北者聞太守之賢相與慷慨輸將橐餽遠致然而烽燧頻仍凍餒交迫攫鋒摧敵百折不回則難之又難已金壇縣令李君淮嬰城固守一百餘日卒以無援爲賊所陷當於瀕危時李君刺血書上太守遣義士蜀人趙三江至郡君轉白大府聞於

朝鎮江統師者因而獲咎賊又來攻鎮江而軍中狡黠者謂  
禍由太守以缺餉爲名乘賊至修怨譁鬩岌岌乎殆哉君曲  
意拊循不動聲色幸而復擊賊退呼吸存亡間不容髮蓋至  
是爲五解城圍太守之功烏可沒哉嗣金壇難民來歸設廠  
留養全活甚眾而我軍與賊相持久懸釜待炊皇皇不可終  
日適民間訛言府治堂下賊遺窖銀思取之君乃下令掘藏  
以充軍餉人心稍定延至庚申二月駕小舟泛重洋經過江  
陰福山諸賊巢不避艱險達於滬瀆爲我軍乞餉先後得銀  
十數萬兩士飽馬騰而窖工亦遂停止古人唱籌量沙以給

敵人茲則藉掘藏給士卒不類之類也顧以求餉過激復遵  
旨補行穿孝請扶母柩歸葬忤上官竟以畏險規避望吏議  
罷斥君處之夷然返鄉里營窳窳旣歲事從軍隴右復以勞  
勩得復原官督辦京江北岸保甲潤州之民延頸舉踵曰太  
守來矣太守來矣而觀察安良除暴周歷巡邏寒暑昕夕弗  
厭弗倦一如其爲太守時予故詮次如左以備修志乘者采  
擇焉

經訓菑畚圖記

富貴之家連阡累陌膏腴萬頃所以貽後人者不可謂不豐

也然而子若孫坐享其成習爲奢侈曾幾何時頓墮世業嗚呼此皆不讀書之故耳至若白屋單門畝宮環堵家無長物案有長編孳孳焉朝斯夕斯以佔畢爲生計者所獲則反倍之夫乃知多積弗如多文也糞田弗如糞心也農服先疇弗如士食舊德也手胼足胝弗如筆耒舌耕也善乎昌黎氏之教子曰經訓乃蓄畬吾友李君夢蘭師之屬其宗人八十五翁小淮作行看子出以示予予與君爲三世交曩在京師卽識君弟叔彥迨叔彥持節潤州因得與君相見君以中州右族夙秉詩禮之教所謂杜氏寶田者固其恆產也旣典郡池

陽政聲卓著顧幡然而歸叔彥迓君至潤州爲理家事君則  
延名師課一姝二子下帷攻苦督責不少寬假甲戌之秋叔  
彥捐館舍君篤友于之愛爲歸葬於鄭僑居邗上以圖見志  
時予亦作夢園周甲著書圖相視而笑君年未六十精力正  
強乃高尚不出勤劬堅定若此矧有鄴侯之插架三萬軸書  
城坐擁更足自豪而其子姝之是穠是藂或耘或耔者皆如  
甯越之棄稼而學不休不臥斯豈特一歲三歲可占大有耶  
守此菑畬永無惡歲號曰書農富過倉箱而惜乎統袴子不  
能收其利也而惜乎田舍翁不能尸其功也

夢園周甲箸書圖自記

夢園主人言少至老作圖者七曰鑄硯曰獨立曰問梅曰聯牀話雨曰蜀山草堂曰寄傲鑄硯圖最早二十以後倩施墨癡文寫意僅四寸許小冊人見之皆曰面目酷肖曩在京師浼諸友人題詠嗣爲趙岵存前輩攜置輅車遺失至今悵然他圖皆存獨立圖作於肥上無題者聯牀話雨予與子巖各藏其一予之圖自題煖叟題並問梅圖皆作於嶺南者蜀山橫幅寄傲大冊揚州嵇小雲所作僅予自題此圖則同治甲戌予六十初度冬日浼海門張生欲仁所作迨光緒初元仲

冬懷甯陳大令爲之補景以示座客或曰神似夢園主人也  
夢園築屋肥上久而不歸曷以箸書名曰仕不廢學人每忽  
焉壯則雕蟲老而飽蠹夢園悔之夢園尤恥之六十以前一  
誤於帖括再誤於詞賦三誤於聲韻東觀徒窺西臺無補炎  
荒九稔邗上五秋縱抱詩癖專事塗抹歲月虛度倏已華顛  
及茲發憤猶未爲晚夢園之作此圖非鳴高也非立異也非  
炫世也非沽名也亦聊以救往昔之蹉跎懲半生之荒廢而  
已違敢爲千秋計哉硯田尙在罷鑄而耕白髮農夫視綠鬢  
少年其勤劬力作倍之乎抑有所弗逮乎殆不可知然而終

勝於冠蓋勞勞抗塵走俗也夢園老境若斯書之以爲吾子  
孫法

記王子勇所藏書畫

抱書畫之癖老而不倦隱於一官舟車出入恆以籤贖自隨  
行止坐臥輒與古人相晤對屏棄塵俗樂此不疲若吾子勇  
近今殆罕有其匹子勇奉檄通州筦布捐久與予在白門一  
見卽相契自是三四年來每到邦上掉扁舟必載卷軸以示  
余余亦請觀夢園所藏如是者屢屢予所見明以前真蹟無  
慮數十種皆夢園所無者惜乎過眼雲烟未獲有所著述也

丙子正月十二日春陰如晦晨起枯坐寶米齋研井字硯正  
思作書門者忽報子專至則兩童所挈者又復不少急索讀  
之爲韓幹馬絹本小幀周昉仕女絹本兩小幀巨然紙本山  
水立軸北苑松溪觀瀑圖紙本立軸范華原山水紙本立軸  
梅道人潑墨山水紙本立軸方壺山水紙本橫卷皆精妙  
絕倫目不暇給時已禺中欵之小酌子專曰毋多看吾但啖  
飯也因相與抵掌談世事咨嗟太息者久之自言家無長物  
所寶者祇此金題玉躡耳方將挂帆歸去倘祥於瀟湘二水  
間予旣心欽其高曠澹泊而又恨肥津相距太遠他日歸田

無緣過訪色頓爲之不豫子夷曰勿爾介介吾二月尙來此  
且舟中尙有書畫子明日盍往觀乎予諾之翌日晴旭杲杲  
暖風徐吹亟赴河干復見黃居寀紙本小幀梨花一枝上有  
游蜂樹杪倒懸蜻蜓其下綠草茸茸水中浮三乳鴨啜呷如  
生李營邱採芝圖紙本立軸米南宮觀巨然山水絹本橫幅  
北苑江山獨釣圖絹本立軸米南宮董思白題燕文貴仙山  
樓閣紙本大幅趙千里青綠山水紙本立幅楊龍友觀生氣  
勃然柳絲桃花鮮妍動人尤爲神品又山水絹本大幅文衡  
山題米南宮山水絹本大幅作於元豐四年尙完好又紙本

行書十二幅闕其一作於治平四年遒勁飛舞與夢園所藏  
梅花賦卷筆意相肖鄭所南墨竹紙本立幅李馥堂觀於此  
可識板橋門徑趙文敏雙馬絹本絹已黦黦神采宛然黃子  
久山水冊紙本八葉深厚蒼古與夢園所藏者微有不同當  
是仿古之作倪雲林山水紙本大幅上方題識殆滿子專告  
予曰僕嘗有句云有好不辭終日累無才樂得一身閒予與  
予同癖故不憚傾囊倒篋而出之否則恐爲僭父所忌子毋  
輕以告人也榜人趣解纜予遂悵悵與子專別歸寶米齋亟  
走筆記之君之好非葉公予之癖亦殊屈到千載而下定有

解人

記後院蠟梅天竹

物之植於土也其地同其時同而或則華或則不實一歲如斯歲歲如斯予之所見者蓋已七稔而莫測其故也治谿之豫圃蠟梅與天竹同植無歲不華無歲不實予兒時習見之其後居半園所見亦然同治己巳之秋邗上官解落成卽招匠人種樹昇松竹梧桐桃杏梅柳之屬去後圃瓦礫而雜蒔之廳事之北有屋五楹爲治官書之所其北窗外隙地障之以籬種蠟梅二天竹一後圃儀董軒空曠幽雅於夏秋宜而

茲則宜於冬春竊意冰天雪地融蠟作花伴以離離火齊令  
寒客之氣都爲張王老詩翁朝夕對此興復不淺乃年復一  
年朱明雨後碎雪綴於梢頭而及至黃姑下降則僅餘綠葉  
扶搖珊瑚已被花神攫去悵悵久之客有爲之解者曰是皆  
宜以魚網窸之免遭雀啄曰天竹不網而不實何以蠟梅不  
網而仍華也予知之矣士有同塾讀書者其兩人得科第以  
去其一人則偃蹇終身不得博一衿是卽或華或不實之說  
也非不實者之劣於華非華者之優於不實也天限之而物  
不任其咎觀物可以悟人

蜀山草堂後記

去年作記堂猶未成也忽忽一稔既不得歸今年正月芷春書來言所種之松甚茂春風一到可以舒條發幹又於山陽補種桃一百株柿二百株散點巖巒巒園丁取實兼獲其利而未言堂之成與否也無堂以止夢園雖有松有桃有柿夢園過之與村夫野老躑躅其下弗能盡蜀山之勝奚取乎松與桃與柿哉曩由金陵陸行至潤州渡江返邗上道逢桃花林紅霞豔豔掩映於麥畦柳塘之畔觀之輒爲心醉嗣以浚河至眞州之新城又直花時方偃仰輿中不禁目眩神蕩褰帷

以睨之無怪武陵漁人舍舟徑入也生平喜嚼虬珠而與凌  
霜侯則無緣解后聞之鄉人曰青女下降其葉盡赤以匹楓  
柏兼擅七絕予愛紅葉往往形諸歌詠茲何幸兩美之合并  
耶蜀山自罹兵燹蕩然等於牛山予爲蜀岡種樹修復歐蘇  
遺址供揚之人眺覽意至公也復爲蜀山種樹築草堂一區  
固不僅供予之眺覽肥之人皆得游焉亦公而匪私也堂成  
之後春秋佳日命儔讌侶提壺出西郭門將近陂陀卽聞濤  
聲謾謾支離叟儼來接引時而張錦爲幄狂客笑人時而火  
緞撐空羣鳥飛去予於斯時借二三老友觴詠乎堂之中白

髮婆娑其樂可知若鑽核主戎固不屑與之爲伍也因作後  
記寄芷春以速堂之成曰予將歸矣

揚州育嬰堂記

育嬰曷昉乎昉於周官大司徒以保息養萬民一曰慈幼產  
子三人與之母二人與之儼十圓以下不從征三代以下版  
圖式廓生齒日繁國家不能徧施其德也於是擇貧民之生  
子而無以自養者設堂以收之雇婦以乳之官籌經費紳董  
其事是固保赤之一端仁政之宜行者揚州在前明則號爲  
育嬰社季世燬於兵燹

國朝業鹺者西商員洪麻徽商吳自亮方如珽創其事順治十三年建堂於西郭外歲需銀三千兩皆紳商所捐後苦不給康熙四十年劉太守涵攝運司事月增五十金猶未足越明年當事者又月增銀百兩雍正元年清理兩淮鹽規核減公費惟此款獨存乾隆八年朱運司續暉分西門雙橋便益門北來寺高橋廣儲門昆虛庵天甯門共八處每處遴商人二按月承辦以堂爲鹽法衙門所設聽司稽核不關於郡守又允眾商議以堂之外舊有接收遺嬰小屋一椽在小東門濠橋之右收嬰彙送於商然後分給四門之司嬰者俗呼爲

婦頭再募乳婦遷延展轉嬰兒往往不育計非便因於官房  
隙地改爲收育之所舉實有室家者司之雇募乳婦有遺嬰  
者先行收養後再掣籤某門設暫乳者三婦以備早晚風雨  
之不及分送者其育嬰八處皆有一乳婦頭主之一婦乳一  
嬰月有餼冬有衣襦患痘者費有加殤則給櫓坎而瘞之冊  
除名嬰三歲能哺吸者月增其餼有願領爲子女者察其果  
良民也予之獎乳婦二十年盧運司見曾以司育嬰之商費  
不足輒求退閩吳中育嬰堂法善思仿之置廣儲門外菜田  
爲育嬰之地三十年鹽政普福始仿吳中築屋四百間俾乳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嬰者之婦與夫同居四十年鹽政伊齡阿因內堂乳婦貧苦  
每婦月增米一斗其後內外號復增工食每月每婦銀七錢  
五十六年鹽政全德將兩淮歸公田廬統命商司出納充堂  
之用委官監之六十年鹽政蘇楞額運司曾燠各捐廉俸改  
建乳房二百四十間而爲之記此載在鹽法志之可考者也  
自賓谷都轉改建之後規模闕壯經費充裕於是官之督辦  
者董事之主會計者子若孫世其業間有售之他人因以爲  
利者董事至數十人之多役亦如之又有內外科小兒科喉  
科眼科醫者咸備或假堂之名給脩脯以卹單寒每年田廬

所入之息尙不敷糜庫帑動至數萬迨道光庚寅辛卯間兩淮革根窩淮北改票鹽法一變運司俞德淵力求整頓杜絕冒濫而堂之用每年仍需二萬數千有奇乳婦頭八人皆老奸巨猾藉有督率之責把持舞弊相沿已久莫可誰何且遺留瞽目殘廢之女百數十人百年以來聚而不散悉聽婦頭之指揮爲患不小咸豐三年揚州不守堂燬於賊嗣乃以各善堂田歸揚州守經理而乳婦頭仍有存者率殘廢來郡強索口糧至九年始補給腰牌計一百數十名每年於歲收租息酌給數月口糧則又恃腰牌爲護符矣同治八年新建育

嬰堂於城內深知此患豫將官房改爲收養殘廢之所而潛  
願適由廣東量移兩淮委鹽知事汪應溥會同江甘兩縣令  
傳集乳婦頭帶同殘廢婦女造冊點名歸堂收養詰問年貌  
與冊不符詞窮理屈蓋婦頭自外間招之來者紛紛畏法乞  
恩不敢歸堂因命繳回腰牌實以青蚨遣散之乳婦頭則革  
去之而其患甫息今日新建之堂於城內接嬰堂遺址所存破  
屋一楹添購隙地於八年四月修造號房六十間六月卽開  
堂收養嗣以嬰滿其中九年四月又於堂之對門建屋二十  
八間仍命汪知事會同晏彤兩副憲厲伯符方伯吳蓮芬卞

于城兩觀察經理其事亡何吳卞兩觀察下世卞頌臣中丞  
自閩中告養歸里遂肩其事以嬰多堂不能容曰宜添外養  
之所慎選老成廉謹專稽外號之司事數人分路巡察又於  
北鄉黃珏橋立分局收養事無鉅細躬自料理月必至堂視  
乳者勤惰數年以來旣免溺女之風而全活嬰媿無算視曩  
之散而難稽惠而不實迥乎各別以此知中丞之胞與爲懷  
移其治八閩者以治一隅澤被桑梓功德無量且能變通前  
人成法實事求是盡絕弊端顧田磽產瘠年豐則足於用年  
歉卽形支絀因與濬頤籌商接濟之款白諸上官悉如所請

幸而集事收嬰之數隨時增減不一則按旬分報注於冊堂  
之一年經費多寡亦無定額則又有報銷冊可稽往者淮南  
體大物博而不免於鋪張揚厲失其本真自不如今日歸之  
紳衿耆老樸誠簡易之爲得也予故詳述其因革始末而勒  
於石以俾後君子有所效法焉

揚州鹽義倉記

濬頤備兵南韶際曲江寇警之後民生彫敝心焉閔之爲勗  
建義倉勒碑紀事及來揚州又直烽烟甫靖滿目荆榛詢諸  
搢紳先生曩聞有所謂鹽義倉者在曰是倉也肇於我

朝雍正三年巡鹽御史噶爾泰以淮南捐銀二十四萬請建義倉入告得

旨允行

賜名鹽義倉其明年商人請仿復成倉之式於東關城內蕃釐觀後建倉一廣儲門外建倉三共廩一百三十間每間儲穀二千八百石計可儲穀三十六萬四千石其購地基及建倉用銀五萬二千六百九十六兩有奇兩處地勢皆爽塏近於河易運穀四倉當日儲穀十二萬石乾隆十一年又增十二萬石他如通泰海東臺鹽城各州縣均有鹽義倉悉歸兩

淮總商董其事迨道光辛卯以後嵯政大壞徽西總商革退各處之鹽義倉均多廢弛咸豐癸丑揚之內外倉均燬於賊矣予聞而惻然顧淮南繼淮北改綱爲票人心渙散今非昔比且十年來興復諸善舉修壩修閘浚河捐賑設義渡重建史公祠平山堂天甯寺立課桑局無不取之於鹽商力竭矣而獨遺義倉濬頤奚能辭其責此念轆轤於胸中者數稔幸卞頌臣中丞自閩中歸里養親因與再三籌畫計唯有於仙女廟六濠口等處勸捐米釐爲重建義倉兼補育嬰堂經費之不足予聞之曰善因檄江都縣令暨鹽知事汪應溥偕往

勸諭米行買者賣者米每石共捐錢五文一釐二毫自同治十三年七月起捐至光緒元年春已糴穀二千石以無倉暫儲於米行是年秋卽就蕃釐觀後倉之遺址鳩工先繚以垣建廩十間屋廬若干所以居司倉者需錢七千緡規模麤備中丞任其事而予得樂觀其成甚盛事也倉出於米非出於鹽曷仍以鹽名

朝廷賜名不敢違且有望於鹺綱之復踴躍輸將也夫米之釐雖爲數無幾而捐之數則由少漸多從此擴而充之日積月累不厭不倦又何難復二十四萬石之舊儲也哉揚人之

福中丞之德汪知事之勞不可以不傳於後予遂欣然援筆記之至於倉之條規司倉者之姓氏別注於冊茲不備書

湖上桑田記

攷之平山堂圖志邦上農桑在迎恩河西岸有浴蠶房有分箔房有綠桑亭迤西之大起樓繞屋桑陰扶疎可愛樓之右則爲染色房房之前則爲練池池之西則爲練絲房度橋而西又有螺祖祠經絲房聽機樓紡絲房東西織房成衣房獻功樓披斯圖也想見伊昔盛時太平豐樂景象雖

鑾輅游觀之所尙復

廛念民生設此以爲之勸猗歟休哉濬頤承乏兩淮直兵燹之餘湖上園亭蕩爲榛莽同治辛未壬申間旣修復平山谷林二堂重念邗上農桑之義欲倣其惰厲其勤爲課桑之舉於湖東江氏淨香園故址鳩工築屋一區顏曰課桑局刊碑紀之檄屬吏買桑於吳興分給農民領種十餘萬株而局之前後亦種數千株以爲官桑飼蠶繅絲鬻其直備善舉之用嗣以局費借依於市肆不可以竭商賈之力因議停捐向者局主於官今則歸紳主之以官桑太少因與卞頌臣中丞鄭芝巖太史劉縵卿舍人謀擇官地闢桑田乃久之甘泉令以

冊籍無稽告嗣於局東數武得地四十餘畝云爲畢園故址  
今歸邵氏局之地爲淨香園乃奉宸院卿江春別業載在平  
山堂圖志志中無畢園名是耶非耶不可得而知已因以錢  
三百緡購其地爲桑田郡有尹氏某以種桑爲業者司局務  
云湖桑近日江洲皆有之不必遠求也因屬其市桑萬株時  
之天膏濃霈彌望沃若三五年後璘藉燦然女紅以興婦職  
無忝而所謂浴蠶也分箔也染也練也經也機而織也紡而  
成衣也獻功也皆於田乎肇端吾意綠桑亭螺祖祠固不得  
擅美於前而揚之民崇本抑末去靡麗以返敦龐蒸爲善俗

又何芴田之足云

夢園記

浮世一大夢豈獨園也與哉夢園之園始則有歌繼則有說而且署以爲號凡交夢園者罔不以爲夢園有園也客問於夢園曰子屢爲他人之園作記而子之園獨無記人方疑子徒然有夢不足云園歌之說之子虛烏有願自今易園之名以實夢之境庶乎無園而有園似夢而非夢歟夢園曰吾之園與人異吾之夢與人同吾之園屬夢與人之夢異吾之夢必園又與人之園同然而人之有園者自謂不夢得園吾視

之雖園如夢也天下無人不  
在夢中而忘其爲夢方以爲確  
有是固必謂夢園之園本無是  
園夢園烏乎記之夢園平日  
著述以眞是命其肯以幻亂眞  
耶子之趣吾作記度吾斷不  
能記夫吾則安可以不記哉爰  
記之曰夢園之園由少而壯  
而老所遭歷者擬之其居故里  
養拙軒弗如也撫松草堂弗  
如也半園弗如也其在京師求  
放心室弗如也其游嶺南二  
知軒弗如也碧玲瓏館弗如也  
寶米齋弗如也其來揚州題  
襟館儀董軒待月謔小吟窩均  
之弗如也其歸肥上新築之  
忍齋築而未成之蜀山草堂亦  
皆弗如也唯其弗如而夢園

輒樂於夢輒樂於無園而有園他人園自園夢自夢吾也夢  
卽園園卽夢他人之園與人偕游吾之園祇吾獨游他人之  
園池館臺榭花木竹石躬自料理今日此園明日仍此園一  
年此園百年仍此園夫奚若吾之園耶夫奚若吾之夢耶夫  
奚若吾之夢隨心而造園不一園耶夫奚若吾之園因時而  
變夢匪一夢耶夫奚若吾之夢入吾之園而實者虛之吾之  
園寄吾之夢而虛者更實之耶吾縱終身無園吾已半生有  
夢是吾之夢勝於人之園也是人之園劣於吾之夢也人之  
園勞吾之園逸人之園顯吾之園幽人之園私吾之園公人

二  
之園奢吾之園儉人之園至華至美吾之園最新最奇人之  
園時盛時衰吾之園可今可古子無吾之園子並無吾之夢  
吾以記文之吾固明明有園也客曰大哉園乎吾請從子遊  
夢園

重濬青龍泉記

光緒元年三月初三日揚州左衛街火五月十四日又火延  
燒二十餘廛幸而救護得熄居民市賈咸廩廩焉釀錢涓吉  
設醮於炎帝宮以禳之欵見一人瞠目上視若有憑之者而  
言曰公等之祈禱不可謂不虔已顧安所得水乎欲取水則

非青龍泉不可言畢臥地俄頃便甦人爭問之曰恍惚間遇  
了髻而青衣者教之言故不知泉在何許也則有譁於眾者  
曰異哉昨有謝太傅之裔孫奎欲濬茲泉以費無出工未集  
盍往覘之井在天甯門督廢久因擔水瀉於井漉出之以供  
神而謀濬井卞頌臣中丞向予述之予詫爲靈奇而鄭芝巖  
太史復過予持雍正七年黃山慈光寺釋菴人所作之記見  
示曰此碑藏天甯寺予讀之所謂西僧佛馱跋陀羅尊者譯  
方廣華嚴經爰有青衣童子日來注水於硯灑掃坐具化青  
蛇入井遂以名泉後人祀爲伽藍呼曰青龍將軍其說近誕

姑第勿深考然而興雲致雨利濟一方明成化崇禎兩朝見而禱之輒應我

朝順治中亦有郡丞謝祖悌禱雨之徵則泉之被福於揚之人者豈淺鮮哉自明嘉靖間築新城而寺廡一隅泉遂界在城內時夷時鑿一濬於太守楊蓋再濬於僧繼清官爲築亭井上旌曰民之霖雨也我

朝沒入民間架屋其上康熙己未火焚其屋而四鄰無所損人以爲青龍之異也於是邑令熊開楚三濬之而棲穎僧又四濬之作記者爲年七十有八之老頭陀紀其顛末旣詳且

盡予乃歎天心仁愛無所不至龍主四瀆而俾其族類分布於江河潭淵以保衛黔黎卽一井一泉亦可以屈而護焉禦災捍患固宜登諸祀典馨薦俎豆以會靈貺以迓神庥也斯役也禳火已旱二善兼備予故樂爲書之以補志乘之闕以告凡爲民牧者

井南精舍記

董子祠北屋五楹同治己巳初建時本欲以儀董軒名之而土山之北屋九楹居園中則名之曰水精域嗣有度嶺之役工作遂輟迨癸酉春重加葺治名九楹者南曰儀董軒東則

化三爲五曰待月諺北則拓之曰小吟窩亦旣作記勒石嵌於西廊已而祠北屋故在正誼成仁井之南爲從子書室無可名光緒丙子春從子歸肥上客告夢園曰山北之屋空曠宜夏井南之屋爽塏宜冬棄而弗居視如傳舍吾爲主人憾之乃召匠作關門於愜折而之西其左則施橫榻介乎兩楹之間是爲一曲中楹仍其舊東以板爲壁懸書畫西與北與南以琉璃爲戶牖五色斑斕別開詩境夢園曰斯非水精域耶客曰與隨園犯複未可以名其西室則自中楹後軒線而入劃西楹之西之半聯之爲窈施地平焉是又一曲玲瓏幽

邃檀鑪之會觴客消寒九楹者弗如也過此以往西楹之西  
之半界題襟館東長廊館後竹數十竿肥腴可愛爰拓疏櫺  
以納綠陰儼然畫境其旁以窗爲門能啟能閉清燕堂北假  
山梅花盛開由此探之與香雪亭可稱雙絕夢園曰曩讀俞  
子蔭甫曲園記喜其文思奧衍境由心造今乃畧仿其意以  
成茲室室在井南顏曰精舍可乎客咸曰善夢園居此已八  
年矣獨於後圃經之營之匪伊朝夕夫亦欲後來者棲止偃  
息各得其所吾之樂與人同之曰井南不忘江都故宅也其  
易直爲曲猶之乎山北之屋也所可惜者井西之池無水香

雪亭迤南竹徑之外尙多隙地儻令起月臺築曲房奧室補東垣之闕則園景乃備姑牽連書之曰予所未逮期諸異日盧會而後風雅安可無替人耶

淮軍平定臺灣番社紀畧

粵寇之平湘軍而外以淮軍爲最淮軍之中又以銘字營武毅軍爲最同治十三年東倭與臺灣生番構釁合肥相國奉天子命檄調今福建陸路提督軍門唐公定奎往治其事時全軍分駐徐州宿遷以渡海馬隊非所宜因專統步隊十三營爲援臺之舉七月初八日軍門親率親兵正營左軍三營

爲頭隊乘火輪船南下十二日次澎湖有倭船同泊意來覘  
虛實也。四日抵臺灣鳳山縣西北十八里旂后口登岸土  
人呼爲打狗口奉

欽差大臣今兩江總督沈公葆楨檄營於鳳山西郊距鳳百  
八十里之龜仔角百二十里之琅橋九十里之風港六十里  
之刺桐腳咸有倭兵分布以攻生番爲名隱懷覬覦沈公先  
命福靖營王游擊開俊營枋藪以遏刺桐腳之倭相去才二  
十里倭勢張甚往來游奕我軍至始有忌憚跡漸斂沈公謂  
不可不示以威命我軍築營壘起礮臺飛章入告以紓

朝廷南顧憂八月初旬二隊繼至則銘軍三軍暨本部親兵副營右軍前營也遂撥右前營駐東港爲枋寮聲援餘仍駐西郊九月中三隊右軍正左右後四營至則軍於東郊如火如荼號稱十萬復撥右後營駐東港以助前營倭人見我軍步伐止齊刁斗嚴肅其中已餒然猶外露倔強之態嗣度終不能支乃頰首帖耳而去以十一月初二日倭船起碇瀕行誘番民以利致蚩蚩之氓有拆毀倭營與士卒交鬪之事倭誠譎矣又拔右軍兩營由東港鎮琅橋土客生熟番民乃獲相安部署熾定而旂口礮臺之役興蓋沈公以我軍營壘堅壯

版築速成故有此命於是鑿石通徑畚土他山經營之餘不廢訓練光緒初元正月穀日福靖營王游擊以內山生番屢伺隙戕害我勇丁因興問罪之師由刺桐腳南勢湖分道而進入山旣深孤軍無援竟爲獅頭社生番所敗游擊死之與難者百餘人王故守臺健將唐軍門痛其爲國捐軀請於沈公決進止先檄右軍三營進營於枋寮刺桐腳二十九日沈公下剿番社之令二月初三日軍門親率候補知府田勤生由鳳山東征留候補知縣宋文波駐鳳山司餽饌初四日過東港分營於枋寮南勢湖軍門則駐刺桐腳層巒疊嶂叢林

深箐參天蔽日蒙密翳翳中無一線之路生番出沒其間獵  
獸而食飲血茹毛穴居野處與狐兔麀麇爲伍其色若土絕  
非人類而穿巖攀樹矯捷無異猿猴持鳥鎗伏要隘以殺人  
爲雄人死則取髑髏絡而祭之類虎之驅倂也彼所恃者險  
阻不通數百年來人跡罕到任其榛榛狉狉與瓊之五指山  
生黎等軍門曰不去所恃彼烏知畏哉爰檄枋寮司周有基  
募土勇五百人號爲右字營隨刺桐腳一軍枋寮汎郭占鰲  
募土勇五百人爲鰲字營隨王德成周志本所統一軍仍由  
南勢湖分道而進我軍列陣於前土勇運斤於後拓地爲營

作連環犄角之勢日奔馳於羊腸鳥道之中攻下草山竹坑  
本武三社皆羽翼獅頭內外兩社戕害官兵且與我相抗者  
也甫逾月兩路各五營持糗糧爲深入計東路則自刺桐腳  
直薄內獅頭社西路則自南勢湖直薄外獅頭社番酋冥頑  
不靈尙敢脅眾負隅畫出以拒我夜伏以擾我彼也棲洞壑  
若飛鳥以逸待勞我也摩頂踵似修蛇有進無退相持旣久  
悍番轉而生智仿我營壘添置五卡高築望臺暗施陷阱昏  
旦固守復十餘日然獅頭久稽天討而他社則紛紛私議乞  
降矣我軍出師兩月以來驀坡越澗旣不勝其苦重以瘴癘

之氣鬱而成瘟疫之證傳染甚易駐刺桐腳之統帶武毅右軍張提督光亮以四月十四日沒於軍駐南勢湖之統帶右軍王提督德成亦病革番人聞將領死病相繼料我軍不暇進攻稍有懈志軍門遂於十五日簡勁旅撥機宜以正兵三路搗其堅以奇兵三路拊其背翌日天黎明齊集山巔軍門親援枹督戰諸將踴躍爭先連越三卡兩社番兵死守勿去因於對山架開花巨礮轟擊之踣望臺及社而拊背之奇兵已得險以登前後鼓勇而入足不旋踵番人豕突狼奔鳴號鼠竄我軍斬夷過半兩社皆下之計自開山至今我軍傷亡

才數十人而兩社凶番殲除殆盡是日分兵守社進營於助  
惡之中文社下覓得王游擊暨死事弁勇骸骨於內獅社山  
林軍門遣弁歸其元於郡城王氏家屬以禮葬之餘骨合瘞  
鳳山東郊立塔以誌鄰社震懾兵威洗心革面相率匍匐軍  
前納犒求免一死軍門以渠魁授首番眾當予自新命薙髮  
具衣冠以見約法八章曰薙髮曰招墾戶曰隸版圖曰納稅  
課曰男丁入塾曰殺人連坐曰訟歸有司曰設立社總番人  
謹如約歡欣鼓舞而去臺南數百里之內氛祲頓消喁喁然  
向風歸化脫非軍門躬蹈虎穴不避艱險曷由集此大勲歟

福建巡撫王公凱奏奉

命渡臺初欲留准軍久駐辦理撫番事宜尋以王提督復於五月十五日病沒而李提督常孚胡總兵國恆田太守相繼不起從征將士及營勇死於疫者又千餘人因疏請於

朝我軍凱旋內渡復分三隊於六七月之間先後航海北歸駐軍邦上是役也 兩宮

皇太后暨我

皇上獎其勞因有直隸正定鎮總兵之

命不旬日又有福建陸路提督之

命合肥相國以東南防務未畢奏留軍門仍統淮軍潯頤與  
軍門同鄉里夙欽其謙退不伐有大樹將軍風度故時相過  
從肺腑論交日者以征番事畧見示因撮舉大畧如左俾後  
之人知相國之善於選將軍門之勇於用兵以視王文成之  
平大藤峽一則境內討賊一則海上立功殆有過之無不及  
也嗚呼淮軍足傳千古已

臺灣地勢番情紀畧

臺灣南北徑二千五百里東西或五百里或二百里不等其  
形橢似魚連山若脊以天象衡之界赤道迤北八卦則位於

異四時皆春無大寒燠冬日南陸距臺近故不寒夏日北陸  
距臺遠故不燠民冬夏無異衣土著者寥寥潮嘉漳泉客民  
居之甚夥人鮮白髮亦鮮髭鬚女則妍麗以雙環縮於足異  
爲長女理或然歟風俗游惰田則膏腴宜五穀一歲三熟無  
霜無冰雪多颶颳以地震卜豐稔所產地瓜甘蔗落花生之  
屬一種可穫數秋此華彼實終歲纍纍實碩且甘草本與木  
相肖弗枯弗凋奇葩異卉不可名狀山罕猛獸猿羊獐鹿千  
百爲羣其地山川半之未墾之田三已成阡陌者十之二人  
跡不到之區陰霾蔚蒼瘴癘尤烈中土之民望而裹足招徠

匪易煤鐵金銀富哉厥礦近則臺北雞籠已伐山取石炭矣  
海湧有定期每歲以四月二十六日爲始奔騰澎湃乾坤震  
蕩至霜降乃平謠曰湧門開閉洵乎不爽鹿耳門爲至險其  
次則旂后口初僅一小港道光間一夕風濤衝刷口門忽寬  
兩崖夾峙中梗塊壘象人之喉旁皆暗礁番舶不能出入其  
殆天之所以限華夷耶惟雞籠山陰有釣魚嶼者舟可泊是  
宜設防琅橋云有火山凡山之西平壤獨隘山內暨山之東  
則盡生番誌分爲三中曰秀姑巒北曰岐萊南曰卑南覓番  
之種類不一有耳貫大環者有臂刺花紋者有雕翹務面者

男則束布於腰曰水幔女則衣短袖衫著袴髮盤而不結以  
山果穿絲爲飾土人曰求撫女故衣曩亦如男之裸也穴洞  
而居死則就洞中坎地瘞之甃石而生者寢處其上雖子於  
父母亦然男女婚配不假媒妁女與男遇相和而歌如其意  
則女隨男去生子伯從父姓仲與叔以所居爲姓東則姓東  
西則姓西王字番至尊諸番莫敢伍男女皆魁梧喜文采女  
以五色纓絡覆額腰弓手刃嗜殺同諸番番目有大頭人二  
頭人三頭人之分能殺人者大頭人賞之以番女殺人多則  
婦多眾皆隨之殺至十人則推爲酋長水沙連谷地近彰化

潘偉如方伯曾至其地云山水靈奇人物秀美清風徐來芬  
馨四溢時則白菌蒼盛開花瓣一痕金縷如畫儼入桃源又  
有玉山遙睇之晶瑩滉漾懸崖峭壁人不能上野史云往者  
有路可通鄭克塽欲采玉爲璽率眾百餘入山求玉不得三  
日死於瘴者過半迷路不得出禱於天曰鄭氏不絕則請賜  
玉得出山否則願與從者同死禱畢旋得玉一叟突至前訶  
之曰仙山毋久留導引出山回顧則轟若雷環平地陷爲深  
壑土人能言之唐軍門統淮軍駐南路山西與牡丹十八社  
相近之琅橋內獅頭等社相近之刺桐腳外獅頭等社相近

之南勢湖率芒等社相近之枋寮皆卑南覓山之陰刺桐腳  
一路先下竹坑社次下本武社南勢湖一路先下草山社內  
外獅頭兩社則於乙亥四月十六日刺桐南勢兩路夾擊下  
之內獅頭易名內永化社外獅頭易名外永化社草山易名  
永平社竹坑易名永安社本武易名永富社均聞於

朝其因剿乞撫者十八社曰中文曰大龜紋曰外龜紋曰內  
龜紋曰加至來曰阿栽米息曰媽黎也曰加魯魯望曰大甘  
仔密曰周武濫曰干仔律曰大籠藕曰吧媽二曰射不力曰  
阿養益曰風水嶺曰鯽鯉潭其聞風乞撫者率芒等社曰率

芒大社曰南董的曰北力力曰射麻哩曰平埔曰麻哩吧曰  
新也烟曰謝阿閣曰龜仔籠藕曰媽仔後曰南片曰金仔莠  
曰武黎益曰崩武又牡丹十八社暨三五社結伴來降者不  
可勝紀卑南覓內山諸番凶惡嗜殺甲於他社日者皆隸版  
圖直達乎卑南覓山以外矣臺灣鎮張軍門其光則開中路  
爲秀姑巒之山陰聞風就撫者曰集一鋪曰林地埔曰社寮  
曰大坪頂曰大水窟曰頂城曰大坵田曰扒不坑曰茅埔曰  
南仔腳曰蔓東埔曰內埔曰大貓狸曰崑崙切曰諸也葛曰  
老鴉石曰七家壑曰陳阿修曰大石巖曰崙頂亦皆於四月

望後投誠者續撫各社尙多忘其名又水沙連就撫者三十  
九社公牘無名蓋亦達乎秀姑巒以外矣福建陸路提督羅  
軍門大春開北路爲岐萊山之陰聞風就撫者曰大南澳曰  
大魯開曰符吻曰豆嘴曰蘇澳曰斗武達曰斗史麻達簡曰  
斗史實紀律曰斗史麼哥曰老輝曰加禮宛曰南勢曰得其  
黎曰九宛曰實仔眼曰龜咬曰咬沙曰實仔八眼曰竹仔林  
曰武暎曰七結仔曰談仔秉曰瑤歌曰根老邪曰飽干曰薄  
薄曰斗難曰七腳川曰理劉曰脂厓厓曰木瓜番曰大吧籠  
藕曰嗎噠噉皆與南中兩路同時來歸尙有不知名者蓋亦

達乎岐萊山以外矣秀姑巒岐萊生番化爲熟番者十之六  
大社千人有奇中社數百人小社百餘人

方濬頤曰天戈所指羣醜震驚大啟屯蒙普施覆幬神武不  
殺膚功是奏狼獾弭伏鯨鱷遠徙海戰於陸勇濟以仁觀其  
名目怪怪奇奇書之簡編毋乃龐雜聊用紀實忘其不文軍  
門曰善足爲信史